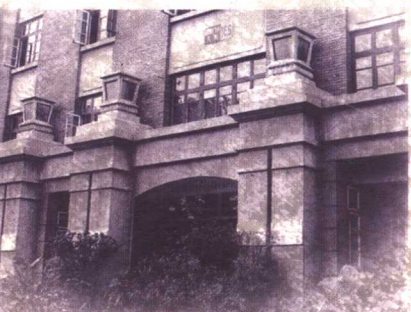


王培元 著

在朝内166号 与前辈

魂灵相遇



- 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
聂绀弩◎「我将狂笑我将哭」
林辰◎恂恂儒者
蒋路◎编辑行的圣徒
牛汉◎「汗血诗人」
舒芜◎「碧空楼」中有「天问」
韦君宜◎折翅的歌唱
秦兆阳◎何直文章惊海内
严文井◎「一切都终归于没有」
绿原◎诗之花在炼狱里怒放
孟超◎「悲歌一曲李慧娘」
楼适夷◎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巴人◎「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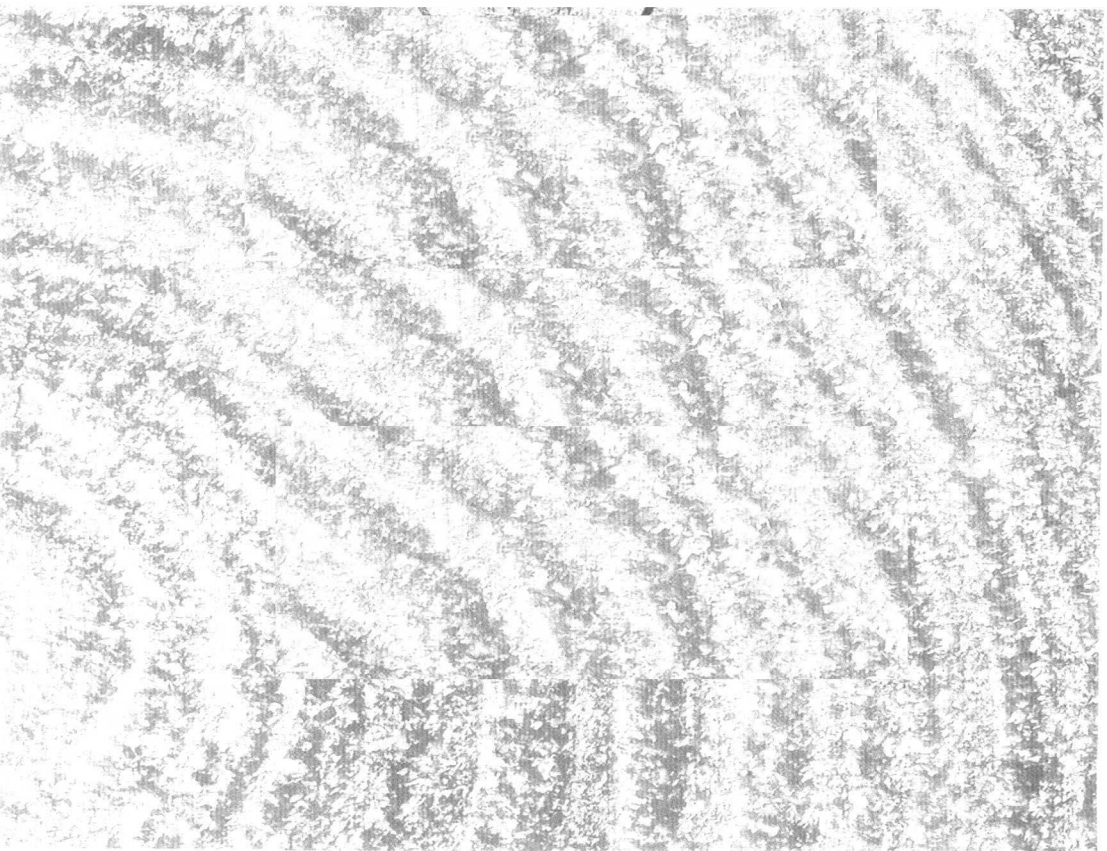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培元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朝内166号
与前辈

魂灵相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朝内 166 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王培元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02 - 005984 - 3

I. 在… II. 王…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1529 号

责任编辑:周绚隆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校对:常虹 责任印制:张文芳

在朝内 166 号与前辈魂灵相遇

Zai Chao Nei 166 Hao Yu Qian Bei Hun Ling Xiang Yu
王培元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9 千字 开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16.75 插页 2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5984 - 3

定价 25.00 元

序

林贤治

当“知识分子”的名词输入中国之际，正值这块古老的东方大陆艰难转型。由传统士人蜕变而成的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负担无疑是沉重的，然而，他们却以旷古未有的英雄主义行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性成就，无论以多少富含黄金的字眼去形容它，评价它，都不会过分。即便如此，支配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依然强劲。即以“五四”以后的头十年为例，从无政府主义到“好政府主义”，从“到民间去”到“踱进研究室”，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而艺术”，都是明显的转向和倒退。一代启蒙工作陷于停顿。大的方面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者的先天性脆弱，一是社会运动渐成压倒性优势。总之，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不是分头并进，而是由后者瓦解和吞并前者，使之丧失曾经一度在斗争中获得的独立身份。及至后来，整个知识群体几乎沦为“社会公敌”而遭到唾弃，如“文化大革命”，其受迫害的程度是惊人的。

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其实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苦难的历程”。

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这种近于集体自传式的书写,惟有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才成为可能;在此之前,实在是只可为政治家或工农兵立传的。遗憾的是,有了史传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未能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面貌。对于历史,我们不是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是以意为之,功利主义得很。在否定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之余,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力掩盖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方面的缺陷,掩盖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故意夸大个别政治文化派别或学术小圈子的成就,如二三十年代的“英美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制造知识分子神话。如此种种,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意识的缺失。

王培元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十多年前,他即已撰写了一部延安鲁艺的专著;本书的出版,可以看做是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事业与命运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事件,后者聚焦人物;但无论择取何种结构方式,作者都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材料出发,尽可能让尘封的档案及鲜活的记忆直接说话。

本书是王培元先生为他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一代知识分子撰写的列传。这是一家身份特殊的出版社,素有“皇家出版社”之称,从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式的建构来看,它居于塔尖的位置,是出版界精英人物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沉浮进退,在中国知识界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列传,是创自《史记》的一种传统的历史书写形式。在史书中设置列传,它的好处是将历史文学化、人性化,通过人际关系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刻画,赋予历史以政治、军事以外的丰富生动的生活

内容。王先生的书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严谨的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融合了史学与文学因素的边缘性作品。全书由多篇独立的小传连缀而成，它的历史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个人命运背后的共同的时代框架上面。整个框架大象无形，然而坚硬实在，不可变易。书中的人物几乎无一可以免除批斗、囚禁、劳役，深受精神和皮肉之苦，简直带有宿命的性质。孟超和巴人的结局，可谓惨绝人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单元，富于独立的文化价值；但当作者把这众多的人生画面有机地铺陈开来，从而展现历史的同一性时，显然更具震撼的力量。这是悲剧的力量，也是理性的力量。在这里，作者的批判意图是明确的：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以及形成一系列运动的社会机制应当永远革除，因为，它首先是反人性的。

这样，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便进入了全书的核心。正如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在政治压力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奋起反抗，而是忍耐、等待、挣扎，退回到自己的内心，惟以沉默的超重的工作体现自身的价值。作者没有就“知识分子意识”，即在公共性和道义感方面向主人公们进一步提出质询，也许他有感于苦难的过分深重，而视此作为一种苛责，所以表现相当宽容。不同于那些知识分子神话制造者的是，作者不是先验地去完成一个政治构图，而是透过特定的生存空间接近他笔下的人物，在价值取向上，对某些传统道德和人格规范表示认同。他固然赞美冯雪峰、牛汉的刚直；欣赏聂绀弩的狂狷，楼适夷的率真，严文井的超然；感动于韦君宜的勇毅，蒋路的谦和，林辰的笃实；而对一度千夫所指的舒芜，也在大关节处有所开解，不乏奖誉之辞。

大量的口述材料的使用，使全书具有为一般的考据史学著作或文学杂记所没有的文献价值。而这些材料，又是为作者所严加选择的。其中，如毛泽东与冯雪峰的关系的变异，冯雪峰为《鲁迅全

集》作注,以及后来的焚稿;牛汉与艾青在批判会上的问答;秦兆阳夜访刘白羽;严文井对赵树理和周扬的评价;绿原学习德语的始因;楼适夷的忏悔;聂绀弩寄巴人诗及其不同版本等等,这些史料都是非常珍贵的。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写尽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困难的事。作者的写作策略是:一来引入日常生活的材料,凸显人物个性;二是发掘人物的文化价值的特异性。除此以外,都属多余枝节而被删夷。所以,即使全书写了十余位同样职业的知识者,也不至流于面目模糊,彼此雷同。在书中,虽然作者使用了一定的文学手段,但是他并不特别看重为传记作家所倚赖的情节,却是较为注重细节性材料,由此显出描写的本领。书中的文学性,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富于文采的叙述语言。不同于历史的分析性话语,作者是热情的,激愤的,悲悯的,言语间有一种情感的浸润;当人物的命运出现戏剧性转折时,书中往往出现大段奔突而来的抒情性独白,诚挚感人。

知识分子的历史,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逼近真实,需要有不同的形式、不同风格色彩的书写。《在朝内 166 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仅系其中的一种。王先生于半个月前将书稿寄我并嘱作序,使我得以重睹一群老知识分子的人生沧桑。余生也未晚,当“文革”时,受过批斗,坐过囚室,且累及家人,然而不要说为天下苍生忧,其时竟连为自己抗争的勇气也没有。这种懦怯一直延至今日,自觉是没有为本书作序的资格的。以上文字,读后感而已,倘若可以印出来,那么,就当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小人物所作的一份精神见证吧。

2006年11月15日于广州



责任编辑：周绚隆
装帧设计：康健

目次

序 林贤治 1

缘起 1

予在空荡荡的楼道之中，独坐于北窗下静悄悄的办公室里，有时似乎觉得冯雪峰、聂绀弩、楼适夷、孟超、林辰、韦君宜、严文井、秦兆阳、蒋路等前辈的魂灵，就在166号这座幽深宁静的大楼里逡巡、游走。他们在看着你，眼神里流露出信任、希望、鼓励和期许。

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 7

冯雪峰有鲁迅说的“浙东人的老脾气”与“硬气”，性格倔强执拗、赤诚率真、偏激冲动、焦躁易怒。1937年7月，他与赴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博

古一见面,就吵翻了……当厄运降临的时候,他就像一只受伤的豹子,悄悄地躲进密林深处,默默地舔舐着伤口里流出的鲜血,孤独地承受着、忍耐着苦痛和哀伤。即使在那艰厄窘迫的岁月里,冯雪峰仍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个性,保持着精神的高洁和灵魂的尊严。

聂绀弩:“我将狂笑我将哭” 34

惊世骇俗的聂绀弩,以及由聂绀弩这种人物造成的独特的精神氛围、人文环境,或许是那时人文社最具魅力的所在。在我看来,他的率真,他的狂狷,他的豪放,他的愤世嫉俗,他的傲视群伦、鄙夷一切,他的才华绝代、出类拔萃,他的时而“金刚怒目”,时而“菩萨低眉”,是“人文”人物中一道已经远去、恐怕再也不会重现的绚烂而别致的风景。

林辰:恂恂儒者 55

他不但参与了十卷本和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而且是其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他把自己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和时光,都默默无闻地奉献给了关系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百年大计的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事业。每次逐条讨论《鲁迅全集》的注释文字时,只有得到林先生的首肯,主持人才宣布进入下一条。谁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去向林先生请教,马上就会迎刃而解。

蒋路:编辑行的圣徒 67

蒋路先生最突出、最典型地体现了“人文之魂”,

堪称编辑行的圣徒——他身上有一种内在的非凡的宗教精神,有一种献身于一项神圣事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气质。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牛汉:“汗血诗人” 79

在遭遇了战乱、流亡、饥饿、迫害、囚禁之后,在经历了种地、建房、养猪、拉车、宰牛的劳改岁月之后,在遭受了苦难的击打之后,牛汉其人与诗,都日益成熟起来,愈加沉实而美丽。然而,他的心依然年轻,血依然燥热,骨头依然坚硬,生命力依然粗犷、蛮野、饱满。

舒芜:“碧空楼”中有“天问” 98

新中国第一起最大的文字狱,舒芜就深陷其中。如今,那些噩梦般的往事,那些恩怨情仇,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如烟尘一般渐渐地消散,并终将湮没于历史的深渊。他的书房,先称“天问楼”,后称“碧空楼”。他的一本文集,书名叫《我思,谁在?》,书前题记云:“我思了,我在么?在的是我还是别人?”这是否透露出了舒芜的心灵的消息?

韦君宜:折翅的歌唱 118

韦君宜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一位罕见的认真、执著、纯粹、坚贞、勇毅的知识女性。由于这种品性,她坚定地献身理想,热烈地拥抱信仰,奋不顾身地投入革命;一朝幻灭,便格外痛楚;醒觉之后,又分外决绝。她的《思

痛录》，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一块标志性的界碑、一个不可代替的文化标本。

秦兆阳：何直文章惊海内 142

他是把编辑工作，把主持《人民文学》和《当代》杂志的工作，当做一项与国家 and 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不可或缺的事业，来对待、来追求的。这是他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他那代人的共同点。他一生的荣辱、悲喜与沉浮，简直折射着一部波诡云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个文学时代，一个“果戈理到中国也要苦闷的时代”，随着秦兆阳的辞世，也许永远地消逝了。

严文井：“一切都终归于没有” 160

有一次他大声说：“我算有思想吗？我真的有自己的思想吗？没有，我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睿智的人，才敢于这样自嘲，敢于这样反思。而在严文井的自嘲和反思中，似乎还可以品咂出一丝苦味。他似乎心智澄明，似乎大彻大悟，但又似乎依然惶惑。他的自嘲与反思里，就有这惶惑在。

绿原：诗之花在炼狱里怒放 180

绿原以刚毅的理性和坚强的意志，穿透、超越和战胜了生存的残酷与现实的荒谬，他的意志力量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苦难淬炼了绿原的诗，锻打了绿原的诗，成就了绿原的诗，却无情地彻底毁灭了他的同志和友人——被称为“未完成的天才”的路翎。

孟超：“悲歌一曲李慧娘” 202

天真而又乐观的孟超，内心充满了激情的孟超，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杂文的孟超，怎么就突然写起了昆曲呢？然而，谁能料到，怀着一腔豪迈、壮烈的激情，“试泼丹青涂鬼雄”的孟超，最终竟因这出“鬼戏”含冤而死呢？却原来，制造这个冤案的元凶，恰恰就是他的同学、同乡甚至还是亲戚，那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革”中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康生。

楼适夷：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219

晚年，楼适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脑子这个器官，是专司发号施令的，要管住自己的脑子，谈何容易。”他终于明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是何等的重要！

巴人：“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 236

1970年3月，曾被誉为“活鲁迅”的巴人，被遣送回故乡奉化大堰村。年底，开始神志不清。第二年，精神失常。冬天不穿衣服，蓬头跣足，在旷野里狂奔。两年后，口鼻耳流血不止而死。

主要参考文献 252

后 记 255

缘起

朝内166号,是指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这是一幢五层的办公楼,位于北京东四至朝阳门的朝内大街中段南侧,坐落在这条大街与南小街交叉的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

1958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从东四头条4号文化部东院迁入此址,时至今日,一直是这个闻名遐迩的国家文学专业出版社的办公之地。

看上去,这幢灰色的楼已经很陈旧,是一座“庄重却又有些寒伧的老房子”。但是,许多到过这儿的诗人、小说家、学者、翻译家,以及在这儿工作过的编辑家,却对她怀着一种感念不已的深情和无限的眷恋。

时隔多年之后,来自河南的军旅作家周大新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进人文社这栋旧楼时所产生的那种“敦厚、结实、历尽沧桑的感觉”,他把捧着书稿走进出版社的作家喻为挺着大肚子走进了产房的孕妇,以为人文社是“一座美丽的可以让人放心的设备很好



北京东四头条4号文化部东院，人文社建社之初，曾在此办公。

的产房”。给人文社编选过《九叶派诗选》等三本书，并称之为“我的三个恋人”的蓝棣之教授，动情地写道：出版社所在那条街的树荫，出版社里的气氛，那些帮助他的编辑朋友，“真是有些让我梦绕魂牵的”。对于“知青”出身的女作家张曼菱而言，人文社既是她早就遥望着的一座真正的“文学的大山”，又是“我的遥远的文学的母亲”。在以“回忆我在朝内大街166号的那段日子”为副题的文章里，报告文学作家张锲写道：如果有人问“在你因进行文学创作到处漂泊走过的一些地方里，哪儿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我一定会说：“是北京朝内大街166号大院。”而小说家周梅森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朝内大街166号》！

朝内大街166号，久而久之竟成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代码”、“符号”，常常以此来指代有“皇家出版社”之称的人文社。

在文学界很多人看来，位于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文社，绝不是一家普通的文学出版社。在鲁彦周的心目中，这里是“神圣的出版机构”，“是神圣之地，是可望不可即的文学殿堂”。李国文把她称做“中国作家心目中的文学

殿堂”，说人文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书，等于“认证了我从事文学事业的资格”，“像是给了我一张毕业文凭”。周梅森深情地追忆了二十二年第一次走进朝内大街166号大门，“去朝拜我心中的文学圣殿”，此后这里便成了“我的文学之家”的情景，还感情激越地说，他对人文社有着“家一般的归属感”。王火认为在中国文学领域，人文社“已塑成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林庚指出：人文社“以谨严、高品位闻名于世”。王蒙曾写道：“有一个讲文学讲质量讲信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中国文学事业的幸运。”还有人或把这儿比作“我生命长河中的一块精神绿地”（孙玉石），或拟之为一艘“白天它在汪洋中破浪前进，夜晚灯光耀眼”的“大船”（孙绳武），或说她会让人想到“一棵郁郁葱葱缀满了鲜花与果实的树”（俞天白）……



东四头条4号文化部东院有五栋两层小楼，前三栋是人文社的办公楼。

“文学的真正慈母”，“文学圣徒”，“勤勤恳恳的文学事业的天使”，则是作家们献给韦君宜等人文社的领导和编辑的美好颂辞。

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恐怕还没有第二家文艺类出版社，获得过如此热烈、真挚、深情而又崇高的赞美、褒奖和敬意吧？

幸运的是，笔者居然于1984年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人文社，进入现代文学编辑室，做了



朝内大街166号

一名编辑。然而,当时并没有意识和体认到这份工作的价值、重要性和神圣意义,只是把它看做一个谋生的饭碗,一份平平常常的职业,一个迈出校门之后不得不首先驻留的人生驿站。如今说来仍汗颜不已,那会儿甚至不知深浅地有那么一点点抱屈。

就那么混了若干时日以后,才慢慢地了解到:几十年来,人文社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学事业做出了多么巨大而无法替代的贡献,走过了何等辉煌壮丽而又曲折坎坷的历程;也才渐渐地知道:曾经有一大批一流的作家、学者、翻译家、编辑家、出版家,在这里从事着既无名又无利的编辑出版工作,为读者贡献了大量的不可或缺的“信得过的精神产品”(借用绿原先生语,并增补“精神”二字),他们呕心沥血,甘为“人梯”,奉献了毕生的心血、汗水,乃至青春和生命。